

第19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7-02-07 01:30

刚刚从月亮星星国回来。我想我会写一篇长长的游记，毕竟震撼人心的地方总是不少，冬天的土耳其应该没有那么多见到吧。或是蓝色清真寺，或是它对面历经宗教巨变的圣索菲亚大教堂，或是以弗所的古罗马遗迹，处于古代世界中央的蓝色海边，吹着海风，或是见到的英国骑行者，还是那个打开世界大门的印度长者。

匆匆读了土耳其通史古代部分，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体会，宗教早期发展的残忍，与后期帝国的宽容，以及目前一些负面新闻，我只是越来越迷惑。现在，回到莫斯科两天，所能想起的就是，火车站厕所里一股淡淡的柠檬清香，和每天空中飘荡的长者似是吟哦的古兰经。这是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。昨天安置好一切，在宿舍里等电梯时，看见莫斯科的白雪，我才想到，已经离开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地方。每一次出走的意义，应该是这样，回来的时候，更爱现在的生活。土耳其的阳光照进莫斯科的生活，那些笑脸和搭讪，行道树上会反光的橙子，深蓝色的海水一遍又一遍地卷入我的梦乡。如果有人问我假期过得怎么样，我会回忆得很开心，忘记了回答。

遇到了两个有趣的人。一个是在以弗所的时候遇到的英格兰小哥。我们搭同一辆小巴往以弗所，检查完护照的时候，发现前面的小哥还站在那里，好像在等我们。

“Where are you from?”
"England."

Ross一路骑行旅游，在土耳其玩了几个月，前不久自行车在伊斯坦布尔坏了。他会说一点土语，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看到他从衣袋里面掏出砖头一样的本土语教材。他好像好久没有和人家讲英语一样，一路跟着我们玩了以弗所，饭后又围着塞尔丘克的教堂走了一圈，直到我们送他到了火车站，我们才告别了。英式英语果然口音不同，虽然我们在课堂上已经听惯了，课后看剧看纪录片也很多英国的，还是有懵逼的时候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人，就是在去棉花堡的车上同车的印度伯伯。冬天真的是淡季，小巴车上只有我们仨和印度伯伯。印度伯伯住在加拿大，每年工作六个月，定期回印度，坐长途飞机真的是件折磨人的事情，所以每次回家，他都会在中间哪个城市停留一段时间，顺带旅行。就这样，去了很多很多地方。车子正在驶往棉花堡，充足的阳光和窗外的绿意越来越浓厚，仔细听着熟悉的地名，世界地图再一次打开。嗯，都一一记下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走在那样的土地上。

回来了之后，同学间又问起考研工作的问题，迷迷糊糊纠结了几天，决定，不偷懒，一如既往努力做喜欢的事情，至于结局如何，倒也不重要。毕竟，充满变数的事情那么多。

“还贪恋着 / 你的风情，诱惑着 / 你的神秘.....紧跟着 / 我的稚气，逃避着 / 我的宿命，徘徊在 / 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.....”

